

汝河边的乡愁

文/李剑锋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，一河清流系一生乡愁。我的老家坐落于豫东南平原，田野平铺无际，村落静谧安然。村南两公里，便是六七十年代裁弯取直后平舆与正阳两县搭界的汝河。这条河，装着我的童年烟火，藏着我的故土牵挂，让我常年在外，依旧看得见无垠田野，望得见故园流水，守得住心底最真的乡愁。

古人云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于我辈乡间游子而言，最牵肠挂肚的从不是他乡风月，而是老家的田、村南的河。小时候的盛夏，是豫东南乡村最燥热也最鲜活的时节。三伏天烈日当头，土路发烫，庄稼浓绿，蝉鸣终日不绝。周边村庄的热闹，大半聚在了汝河岸边。汝河枯水期水浅岸平，是村里孩子天然的乐园。假期无事，村里的伙伴三五成群，踩着田埂直奔河滩，褪去鞋袜，卷上裤腿，摸小鱼、拾河蚌，叽叽喳喳的笑声顺着风飘得很远，撑起了一代人最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

文/胡自会

汝河穿过宿鸭湖，在汝南县城绕了大半圈，向东南30华里，便进入了我的家乡汝南县王岗镇。王岗镇沿汝河，分布着闫湾、马湾、刘湾、王湾、上湾、下湾、霍湾、胥湾、周湾、李湾等叫“湾”的村庄，真实地记录了汝河在这里转弯的次数。七回八转的汝河带着满河的鱼虾，和我的家乡父老深情交谈。我的父老乡亲一代代享受着汝河赐予的福荫。

经常听老人说：“只要你不懒，撒把石子就能发芽。”虽说石子不能发芽，但汝河两岸的沙土地种啥成啥，庄稼产量比坡地产量高得多那是事实，家乡人话说得夸张，表明了心里踏实。北湖的花生、夏湾的西瓜、闫湾的谷子、常营的棉花、高台的馓子、胡窝的板栗、前营的豆腐、陈庄的公鸡……都很有名气。20世纪70年代，有人到王岗集上收蒜薹，一个集能收满一卡车；以前营为代表的王岗薄豆腐（外地叫千张），每年一进入冬季，近送驻马店，远送郑州。特别是到了春节，方圆数十里村镇，缺了王岗的薄豆腐，就等于年货没有办齐，直到现在依然如故。王岗人住在汝河岸边，手里捧的是金饭碗。汝河在王岗盘的湾子多，停的时间久，这儿的坑塘和河汊自然也比较多。河汊连着汝河，坑塘连着河汊，每年雨季一到，河里的鱼鳖虾蟹就会沿着河汊蹿到坑塘里去，要是遇到连阴雨，庄稼地里都有鱼虾。村上光屁股的孩子，到田里都能逮到鱼，其乐何极。

我离开家乡已经40多年，小时候刻在脑海里的美好记忆，在现实中已经不可按图索骥。然而，那些镶嵌在岁月上的汝河故事，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，都是那么甜蜜。尤其是想到捕鱼时，还依旧是那样让我心仪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，我总以

少年嬉闹之余，我们也懂帮衬家里干活。旧时农村家家养牛，铡草喂牛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农活。暑假里，午后日头稍缓，我们便提着磨得雪亮的镰刀，沿着河边割草。邻村的一户长者，长年守护着河堤，与堤上郁郁葱葱的荆条一道固土守堤，护河安澜，荆条也是农村那个时期编织粪箕子、大箩筐的好料。河边水土肥沃，野草长得嫩旺厚实，绿油油、水嫩嫩的，是耕牛最适口的草料。镰刀锋利，上手轻快，一茬茬青草顺势而倒，不消片刻就能装满大大的编织袋，背着沉甸甸的草袋往家赶，满头大汗、衣衫浸湿，却是少年时光里最踏实的模样。

傍晚农家小院，最熟悉的便是铡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。铡草时我们都会顺手掺些干爽麦秸，青草软嫩、麦秸干爽，掺在一起铡碎喂牛，适口又耐嚼。大人扶铡、孩童递草，节奏规整、声声入耳，是乡村最质朴的烟火乐章。青草混着麦秸的清香、泥土的淡腥，萦绕院落，这股独属于豫东南乡村的气息，深深烙进心底，经年难忘。

年少总觉岁月漫长，故土寻常，以为

汝河永在、故人长安、旧景不改。直到背井离乡、入职谋生，奔走于城市高楼之间，看惯了车水马龙，才懂故乡的珍贵。他乡再繁华，终究是过客；故土再朴素，才是根之所在。每次回乡，我总要独自到河边走走。河水潺潺，风土依旧，河畔的一草一木、一土一埂，都是刻在记忆里的旧模样。晚风拂过草木，依旧是童年熟悉的味道，瞬间便能抚平心底的浮躁。

最难忘父亲病重在家的那段时日，心中万般焦灼。我静坐汝河之畔，看旷野辽阔，听晚风沙沙，任由思绪翻涌。那一刻，安静的河滩包容了我所有的无助、疲惫与茫然。原来故乡的河，年少滋养我成长，成年接纳我所有的沧桑。

这些年乡村振兴春风拂面，老家旧貌换新颜。泥泞小道变成平坦水泥路，老旧砖瓦房换成整洁的庭院楼阁，坐在自家屋檐下，放眼远眺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长长的河岸轮廓。如今河道薄弱环节也得到系统治理，岸线规整、植绿护岸，生态逐年好转；清淤固堤、疏通水系，迎来全新蜕变；水清岸绿、草木葱茏，昔日荒滩变身生态河岸。古老汝河重焕生机，

也让故土乡愁有了崭新模样。乡村越来越美、日子越来越甜，但不变的是故土的温情、河流的记忆、心底的眷恋。时代在变，乡村在变，可根植心底的乡愁，愈发厚重，分毫未减。

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”鸟兽尚且恋故土，何况游子半生漂泊。走遍大江南北，最念仍是乡野清风；尝遍人间百味，最暖还是故土烟火。豫东南的这片平原，没有名山大川的壮阔，却有田园烟火的温柔；没有都市霓虹的璀璨，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。

河流依旧，故人安暖。那些刻在时光里的童年趣事、烟火日常、邻里寒暄、亲情暖意，从未褪色，在岁月沉淀中愈发清晰、愈发珍贵。年少时，它是肆意嬉闹的乐园；成年后，它是安心心事的归途。

流水不语，乡愁无尽。无论身在何方、年岁几何，村南的汝河、老家的田野、故土的烟火，永远是心中最深的眷恋、最暖的归宿。看得见乡野，望得见河水，记得住乡愁，便是此生最安稳的幸福。

为他以看病为主业，庄稼活儿不是内行，掏鸟、逮鱼和打兔子这些手艺活儿，他更是外行。有一年连阴雨一下就是好几天。河汊子里水涨得都快跟坑里平了。二叔出门打鱼，每次都能把鱼篓装得满满的。三婶提鱼上街卖钱我们不耐烦，但她家炸鱼的香味传到俺家，叫我们姊妹几个馋得直流口水。母亲正在批评我们没出息，见父亲背着药箱回来了，就埋怨父亲：“整天忙着给人看病，连个鱼都不能打，看把孩子们馋成啥样了！”父亲放下药箱，从房梁上取下布满灰尘的渔网，披上一件蓑衣，就出门打鱼去了。

我家后面就是一个大河汊，晴天少不了打鱼的，阴雨天人则更多。平时父亲到邻村给人看病，一天不知要从上面过多少次，对那条大河汊非常熟悉。约莫一顿饭工夫，父亲打鱼回来了，鱼篓里有半篓子小鱼蹦蹦跳跳，我们慌忙扒着鱼篓看。父亲说：“看这儿。”他把渔网放在地上，抖开一看，里面裹着两条大鱼，一条白条鱼3斤重，一条鳊鱼5斤重！母亲把白条和小鱼分给了邻居，鳊鱼炸了一簸箩，我们姊妹几个足足吃了两天，那是真香啊！二叔对我说：“你爹天天从河汊子上过，哪个湾里有鱼，他比我清楚。”又说：“不过，能打到恁大的鳊鱼，不容易。”后来才知道，父亲打了一条5斤重的鳊鱼，在一个镇里都传开了，大家都夸父亲是打鱼高手！

有一年夏天，也是一连下了好几天雨。河汊里的水漫过了小桥，阻断了孩子们去村小学上学的路。10岁的弟弟在家无聊，就学大人的样子去钓鱼。他叫母亲和一小块面，在面里滴几滴小磨油当鱼饵；自己则找到几个别针，在油灯上烧红、捏弯做鱼钩；然后，穿上一件旧雨衣到村子中间的大塘里钓鱼去了。弟弟出门不到十分钟就钓住一条鱼回来了。没进家门就听他喊：“娘、娘，钓住

鱼，我钓住鱼了！”那是一条草鱼，有一斤重。他把鱼往灶屋里地上一放，转身又跑出去继续钓。不到10分钟，又拿回来一条草鱼，比第一条还大。就这样，一个上午，弟弟竟然钓了七八条鱼。清一色的草鱼，蹦蹦跳跳，都是一斤多重。不用说，10岁的弟弟解了我们一家人的馋。关键是弟弟被人传得神乎其神，有说他瞅见了“鱼窝”，有说他“会看水”。有人干脆直截了当说他是父亲传授了秘方。

我们村子中间那个大塘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除养鱼外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洗澡。每到夏天，大人去河里洗澡，孩子们就在大塘里洗澡。洗澡的时候沿着塘边摸鱼。那是最吸引人的了。

那时候大塘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。塘里放养鱼只有鲢鱼、鲤鱼两种，叫“家鱼”，禁止捕捞，其他各类鱼种均属于野生鱼，可以捕捞。因而，我们摸鱼摸到的只要不是鲢鱼、鲤鱼都可以归于己有。摸鱼是要讲究技巧的，一般来说要找凹陷处、草丛、洞穴。有一次留柱哥跟我一起在塘里洗澡，刚跳到水里，他就一个人开始遛着塘边摸起鱼来。我也学他的样子跟着摸。他在前边一会儿摸一条，一会儿摸一条，我跟在后面一条也没摸着。留柱哥说：“傻家伙，跟在我后面咋会摸着哩！”我就改从他相反的方向摸，结果很奏效，我很快就摸到了几条小“麻茬”和“草生”。接下来，我摸得就更有兴致了。在一个转弯处，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一丛草的下面，碰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，我以为是一个大瓦片子，手要移开时，感觉瓦片子动了一下，我立刻意识到是一只鳖，就使劲按住鳖盖先不让它动，然后双手扣紧，使劲勒把它拿出水面。我想仔细看看鳖的样子，不料那鳖头一伸，一下子叼住了我的右手大拇指。我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留柱哥迅速

来到我跟前，用指头在鳖尾巴根子上上一抠，鳖嘴就放开了我的大拇指。留柱哥帮我把我老鳖抓牢拿到岸上，告诉我说：“鳖在水里不叨人，出了水面才叨人，以后再摸住鳖了，在水里要先用手指堵住它的头让它伸不出来，然后再拿出水面。”从那以后，老鳖再也没叨过我的手了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对淮河进行综合治理，作为淮河的重要支流，汝河全线截弯取直，在王岗就留下了七八十段“死河”。“死河”名字不好听，但截流后蓄水量猛增，每一段都可达到甚至常年保持半潮乃至平潮的水量，是天然优质渔场——古老的汝河赐予家乡的福荫有增无减。

20世纪90年代，镇政府把每一段老河都进行了承包，培养出了好几个“渔业大佬”和“渔霸”——养鱼专业户有的仁义宽厚，也有的人不爽；村民对他们有眼红的，也有看“热闹”的。因养鱼与吃鱼，养鱼与种庄稼不断产生纠纷，很多时候这些纠纷如狗皮袜子般反正不分，谁是谁非镇政府的官员说不了，司法所的法官说不了，乡里乡亲则心里明白，这便留下了更多丰富而精彩的汝河故事。

这些年，王岗老河段子养鱼在驻马店出了名，城里开的“王岗鱼汤馆”生意红火，很多垂钓高手不远百里，一到周末就云集王岗，形成了汝河新时代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有一次回家乡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河边。放眼望去，满河“钓叟”专心致志、兴趣盎然，也有几个“意不在鱼”的红男绿女夹杂其间。但我的脑海里放映的仍是少年时期的汝河故事。路过我们村里那口大塘，多想看到孩子们像我当年下塘洗澡、摸鱼的场面啊，但，看着眼前已经干涸的大塘，我知道，这个愿望，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了。